

空间关系构式及其意义建构

张克定^{a,b}

(河南大学 a. 研究生院; b.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研究所,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空间问题一直都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客观世界中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是人经过认知加工并进而概念化的结果。因此,空间关系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赋予给事物的。文章提出的空间关系构式及其意义建构模式既可以解释空间关系构式的构成问题,也可以解释空间关系构式的意义建构问题。空间关系构式的构成是人如何通过认知加工对空间关系进行语言编码的过程,空间关系构式的意义建构则是人如何依据构式语境、概念内容和事物的本质特征与联想特征对空间关系构式进行意义解码的过程。

关键词:认知加工;空间关系;空间关系构式;意义建构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2-0119-05

一、引言

自从认知语言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诞生以来,空间(space)问题一直都是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热点之一。任何客观事物(objects)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之中,而处于一定空间中的事物,在人的能动认知和识解作用下,会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空间关系(spatial relations)。人们对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的语言表达可以叫做空间语言表达式。这些空间语言表达式在 Jackendoff(1983)和 Herskovits(1986)中分别被称为空间表达式(spatial expressions)和方位表达式(locative expressions)。我们将这些空间语言表达式叫做空间关系构式(spatial-relations constructions)。在言语交际活动中,人们不仅能够运用语言把事物间的空间关系表达为空间关系构式,而且能够对空间关系构式进行有效的理解,从而建构出空间关系构式的意义。因此,笔者将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下主要探讨两个问题:(1)空间关系构式是如何构成的?(2)空间关系构式的意义是如何建构的?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提出下面的空间关系构式及其意义建构模式。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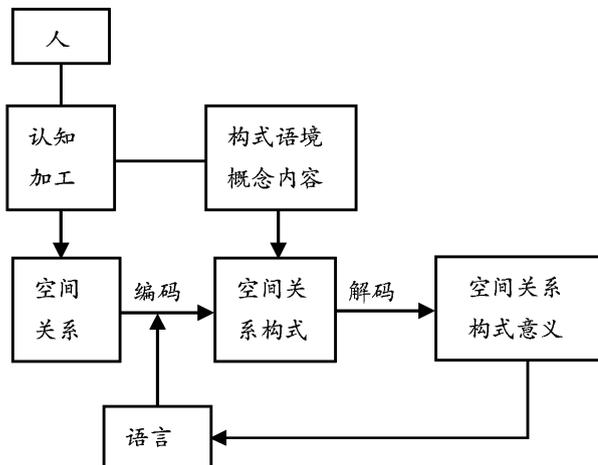


图1 空间关系构式及其意义建构模式

收稿日期:2008-10-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英汉语存现构式认知对比研究”(06JA740019)

作者简介:张克定(1957-),男,河南人,河南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

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研究。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jks.cqu.edu.cn>

这一模式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识解者的人可以通过自身能动的认知加工识解出客观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并运用语言将其表达出来,从而形成空间关系构式。二是可以根据空间关系构式的构式语境 (constructional context) 和词语的概念内容 (purport) 对空间关系构式进行意义建构,从而得出空间关系构式的意义。另外,语言意义(包括空间关系构式意义)反过来又会对语言产生影响。Coventry 和 Garrod 认为,给定一个空间情景,人们能够预测其中事物的空间关系并使用适当的语言形式对其进行描述;给定一个空间关系构式,人们能够预测其所传递的空间意义^[1]。据此,上述模式的第一层含义就是一个对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进行语言编码 (encoding) 的过程,第二层含义则是一个对空间关系构式的意义进行解码 (decoding) 的过程。

二、空间关系构式的构成

“‘现实—认知—语言’是认知语言学的一条基本原理”^{[2][17]}。在探讨现实、认知和语言三者的关系时,王寅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的观点,其意思是说,“如果从语言形成这一角度看,人则是可成为客观世界与语言的中介,即客观世界是通过人的认知才形成语言的”。因此,在建立“语言世界观多元论”的图式时,现实、认知、语言三者的关系顺序可理解为“世界→人的认知(或思维)→语言”。这一顺序如图 2 所示^{[3][57]}。我们将其称为现实、认知和语言的关系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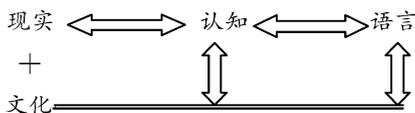


图 2 现实、认知和语言的关系模式

“从这一模式中,至少可以看出 4 种关系:a. 从左向右: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b. 从中向左:认知反映现实,依靠语言凝化,认知具有想像力;c. 从右向左:语言反映和影响认知,认知反映和影响现实;d. 从下而上:百科性的文化知识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与认知和语言密不可分”^{[3][57]}。这就恰如其分地解释了现实、认知和语言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由此可以认为,现实是客观存在的,认知是人现实的能动加工,语言则是人用以表达认知结果的体现形式。同时,现实、认知和语言三者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 (Protagoras) 曾经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这个命题充分强调了人在认识世界、把握世间万物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王寅认为,“这个命题不仅包含:人们常用身体部位来理解和表示其他事

物,而且还包含:意义与人的主观认识存在密切关系,意义不可能独立于身体之外”^{[2]290}。王寅还指出,体验哲学认为人们首先体验的是空间,包括地点、方向、运动等^{[3]74}。这里所说的“地点、方向、运动”,实际上是指人们通过认知所识解出的客观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即以一事物为参照对另一事物在空间中的位置、移动或存在等状态进行概念化的结果。

人类对空间问题的探究由来已久,逐渐形成了两种空间理论:一是相对空间论,一是绝对空间论。“相对空间是由客观物体间的空间关系确定的;绝对空间是由坐标系统确定的,独立于空间所包含的任何物体。认知理论既探究相对空间概念,也探究绝对空间概念,但知觉理论中的知觉空间 (perceptual space) 在本质上是相对的”^[4]。Lakoff 和 Johnson (1999) 的体验哲学与此是一致的。按照体验哲学的观点,人们所体验的空间,与知觉空间一样,也是相对的。所以,当谈论一个物体的空间位置时,人们总是指该物体与另一个或另一些物体的相对位置。如果没有其他物体,就无法确定该物体的空间位置。当谈论一个物体在某一空间中移动时,人们是指该物体与其他物体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当谈论一个物体的存在时,人们也总是指该物体存在于其他物体所体现出的空间范围之中。这就是说,无论是谈论一个物体的位置、移动或存在,都必须以另一个物体为参照,即一个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移动或存在状态都是相对于另一个物体而言的。否则,就无从谈论任何物体的位置、移动或存在”。这就说明,“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但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包括其他关系)则是人通过观察、感知、识解而赋予事物的”。所以,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基本的,是人观察和认识的基础,而人则是赋予事物以空间关系的关键,因为离开了人的能动认知,事物则仅仅是存在而已”^[5]。

那么,人们是如何运用语言表达客观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的呢?或者说,空间关系构式是如何构成的呢?从我们所提出的“空间关系构式及其意义建构模式”中可以看出,人们首先通过认知加工确定出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然后再根据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运用适当的语言形式将其表达出来,从而构成空间关系构式。为了便于讨论,根据 Goldberg 关于构式 (constructions) 是形—义对应体 (form - meaning correspondences) 的观点^[6],我们将空间关系构式定义为:表示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的形—义对应体 (constructions of form - meaning correspondences that represent the spatial relations between objects)。作为形—义对应体,一般来讲,空间关系构式至少包括两

个表示具有空间关系的事物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至少一个空间介词(spatial preposition)和表示事物在空间中的状态的动词。在两个表示事物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中,一个是作为参照物(reference object)之事物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另一个是作为目的物(located object)之事物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例如

- (1) The spider is on the wall.
- (2) The boy ran to the house.
- (3) There is a spider on the wall.
- (4) The road winds through the valley.

在(1)~(4)中,the wall,the house 和 the valley 为参照物,a/the spider,the boy 和 the road 为目的物,on,to 和 through 为空间介词,be 为表示方位/存在的动词,run 为表示事物运动的动词,wind 为表示假想运动(fictive motion)的动词。关于假想运动,Talmy 曾做过专题讨论,其分析深入细致且富于启发性。详细内容请参阅 Talmy^[7,8]。

Herskovits^[9]在讨论方位表达式(locative expressions)时列举了(5)~(7)这样的构式。

- (5) the spider on the wall
- (6) Louis is eating snails in the kitchen.
- (7) She put the bread in the hutch.

我们认为,这3类构式虽然表达的也是空间关系,但是,(5)只是一个名词性短语,在日常言语交际中不能独立使用。(6)在日常言语交际中虽然可以独立使用,但其目的物不是一个物体,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行为事件(event),即 Louis is eating snails 这一行为事件发生在厨房里。另外,在(6)中,介词短语 in the kitchen 为可选用(optional)成分,而不是必备(obligatory)成分。在(7)中,由于动词 put 的格框架(case frame)的要求,其中的4个成分都是必备成分,但(7)与(6)不同,它所描写的既不是在 the hutch 这一空间中发生的事件,也不是 the bread 与 the hutch 之间纯粹的空间关系,而是 she 所实施的 put 这一动作致使 the bread 处于目的地(destination) the hutch 的结果。所以,这3类构式不属于我们所说的空间关系构式。

- (8) The dog went into the room.
- (9) The dog entered the room.

Jackendoff 在讨论词汇化原则(principle of lexicalization)时指出,(8)和(9)有着同样的语义结构(semantic structure),两者的区别在于,(9)中的动词 enter 由于词汇化的作用,把“路径”(path)义融入自身,其意义相当于 go into,因此不需要再用介词明确表达出来^[10]。鉴于此,笔者在此暂不讨论像(9)这类空间关系构式。

三、空间关系构式的意义建构

所谓空间关系构式的意义建构是人通过认知加工,根据空间关系构式中词语的概念内容和构式语境对空间关系构式进行解码的过程。

传统语义学认为,每个词语都有固定的意义,但 Cruse 认为,词语本身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其意义是在实际运用中通过不同的意义建构心理过程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意义的形成取决于一系列无意识的心理建构,具有高度的语境依赖性(highly context-dependent)。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词语的概念内容不是指词语所固有的意义,也不同于词典上给出的意义,而是指每个词语都与一组概念内容相联系,这种概念内容是人们建构意义的原材料(raw material)和依据的一部分,与具体意义无关。概念内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词语的每一次运用经验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其概念内容做出修改和调整^{[11]261-262,[12]}。例如

- (10) There is some water in the vase.
- (11) There is a crack in the vase.

在(10)和(11)中,in 均为空间介词,但所表达的空间意义是不同的。由于构式语境的作用,in 在(10)中表示三维空间意义,在(11)中则表示二维空间意义。而作为参照物的 the vase,由于分别与 some water 和 a crack 构成不同的图形—背景关系(Figure—Ground relation)。关于图形—背景关系理论以及图形与背景的本质特征(definitional characteristics)和联想特征(associated characteristics)可参阅 Talmy^[8,13]的详细论述。the vase 在(10)中是盛装物品的容器,而在(11)中则与 a crack 构成部分—整体关系。这就印证了 Evans 和 Tyler 的观点,词语意义对语境敏感(context-sensitive),即同一个词语可以用于不同的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词语可以被建构出不同的意义^{[14]159}。因此,“词语的意义不能在孤立的情况下加以确定,而只能在其命题语境(the context of a proposition)中加以确定”^[15]。

意义的建构不是随意的,而要受到一系列的限制(constraints)。这些限制包括规约限制(conventional constraints)和语境限制(contextual constraints)。规约限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词语形式与概念内容的相互映射;二是被映射的概念内容是如何构成的。因此,规约限制是语义稳定性的主要因素。语境限制包括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物质语境(physical context)、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其中,语言语境包括前言后语和上下文。物质语境指交际参与者在当下情景中可以看见、听见的人和/或物等。认知语境是指讲话人具有大量的

知识和经验储备,这一储备构成了讲话人建构话语的背景,并对意义建构产生影响。与规约限制相反,语境限制具有高度的可变性。在意义建构过程中,这样的可变性对意义的各个方面,从基本结构特征、逻辑特征到细微的意义差别都有着重要影响^{[11]263-264,[16]102-103,[12]}。

据此,可以认为,在我们所提出的“空间关系构式及其意义建构模式”中,构式语境主要包括语言语境、物质语境和认知语境。其中,语言语境是指空间关系构式自身所形成的命题语境;物质语境是指空间关系构式所涉及的两个物体自身的物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认知语境是指人根据其知识和经验赋予给空间关系构式所涉及的两个物体的认知特征。这样,人们就可以依据词语的概念内容和构式语境对空间关系构式的意义进行建构,从而得出空间关系构式所传递的各种空间意义。

(12) The cup is on the table.

(13) There is a cup on the table.

(14) There appeared a cat at the door.

(15) Jack went into the house.

(16) That mountain range goes from Canada to Mexico.

(12)~(16)均为空间关系构式,都表达一定的空间意义,但这些空间意义实际上属于不同的类型。在(12)和(13)中,the/a cup和the table分别符合图形和背景的本质特征与联想特征,on为空间介词,标明了二者所构成的图形-背景关系,虽然两个空间关系构式都使用了be动词,但在(12)中,be为系动词,而在(13)中,be为存在动词,又由于(12)和(13)的命题语境不同,(12)表达的是方位关系,即the cup在什么地方,而(13)表达的则是存在关系,即the table上有什么,所以,(12)表达的是方位(locative)意义,(13)传递的是存在(existential)意义。(14)的命题语境与(13)相近但不相同,虽然a cat和the door与(13)中的a cup和the table都分别具有图形和背景的本质特征与联想特征,而且两者的图形-背景关系相仿,但是,(14)和(13)中的谓语动词的概念内容不同,appear具有动态性,be则具有静态性,因此,(14)表示的是呈现(presentational)关系,描写的是图形a cat从说话人的视野之外逐渐进入到the door这一背景范围之内,所以,(14)表达的是呈现意义。在(15)这一命题语境中,Jack和the house分别符合图形和背景的本质特征与联想特征,into为表示方向的(directional)空间介词,与动态动词go一起说明图形Jack进入到背景the house这一空间之内,故(15)表达的是方向意义。在(16)这一

命题语境中,that mountain range为图形,Canada和Mexico共同构成背景,from和to为表示路径的空间介词,虽然go也是动态动词,但由于图形that mountain range一般被看作是不会移动的物体,所以,与(15)不同,(16)表达的不是that mountain range从Canada“走到”Mexico这样的方向意义,而是一种假想运动意义,是说话人有意识运用动态的方式来生动表达的一种方位意义,说明that mountain range位于Canada和Mexico之间。据此,可以认为,空间关系构式所表达的方向意义和呈现意义则属于动态空间意义;方位意义和存在意义属于静态空间意义;假想运动意义实际上也属于静态空间意义,因为假想运动本质上是似动实静的。

以上简要分析表明,空间关系构式的意义建构涉及的主要因素包括:a. 空间关系构式的命题语境,因为空间关系构式本身就是形-义对应体;b. 空间关系构式所涉及物体的本质特征和联想特征以及物体之间的图形-背景关系;c. 标明物体空间关系的空间介词及其受空间关系构式中其他词语影响所呈现出的概念内容;d. 空间关系构式中谓语动词的概念内容。这就说明,对空间关系构式的理解是一个综合的意义建构过程,这一意义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是构式语境和相关物体的性质。正如Evans和Tyler所说的“任何话语(utterance)的意义不取决于单独的词项(individual lexical items),而是由词项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决定的”^{[14]160}那样,空间关系构式的意义建构取决于空间关系构式的命题语境以及词项的概念内容和认知特征和词项之间的相互作用。

四、结语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我们所提出的“空间关系构式及其意义建构模式”既可以解答空间关系构式的构成问题,也可以解答空间关系构式的意义建构问题。本模式说明,给定一个空间情景,人能够通过认知加工识解出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并运用适当的语言形式将其表达为空间关系构式;给定一个空间关系构式,人能够依据该构式的命题语境、词语的概念内容和所涉及事物的空间性质建构出该构式所传递的空间意义。

参考文献:

- [1] COVENTRY, KENNY R, SIMON C, GARROD. Saying, seeing, and acting: The psychological semantics of spatial relations [M]. Hove: Psychology Press, 2004:12.
- [2]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3] 何自然. 认知语用学——言语交际的认知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 [4] MILLER GEORGE A, PHILIP N, LAIRD J. Language and percep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57-58.
- [5] 张克定. 空间关系及其语言表达的认知语言学阐释[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8.
- [6]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1.
- [7] TALMY L. Fictive motion in language and “ception” [C]// Bloom P, Peterson M A, Nadel L, Garrett M F. Language and spac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6:211-276.
- [8]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0.
- [9] HERSKOVITS A. Language and spatial cogni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the prepositions in Englis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7-8.
- [10] JACKENDOFF R.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3:183-184.
- [11] CRUSE A. Meaning in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2nd e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2] 张克定. 词义研究的新动向:动态意义建构论[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4):315-316.
- [13] TALMY L. Figure and ground in complex sentences [C]// GREENBERG J H, FERGUSON C A, MORAVCSIK E A.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Vol. 4): Syntax.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625-649.
- [14] EVANS V, ANDREA T. Spatial experience, lexical structure and motivation; the case of in [C]// GÜNTER RADEN, UWE PANTHER K.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4.
- [15] FREGE, GOTTLÖB.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A logico-mathematical enquiry into the concept of number (translated by J. L. Austin, 2nd revised edition)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ott, Ltd., 1953.
- [16] CROFT W, CRUSE A.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Spatial-relations Constructions and Their Meaning Construction

ZHANG Ke-ding^{a,b}

(a. School of Graduate; b.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Applied Linguistic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Space is one of the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spatial relations between objects result from man's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conceptualization. Therefore, spatial relations do not exist by themselves, they are construed as so by human be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model of Spatial-Relations Constructions (SRCs) and their meaning Construction which explains how the spatial-relations constructions are formed, and how their meanings are constructed.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formation of SRCs is a linguistic encoding process of the spatial relations between objects by man's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the SRCs is a decoding process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al context, the purport of the lexical items involved and the definitional and associat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involved objects.

Key words: cognitive processing; spatial relations; spatial-relations constructions; meaning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胡志平)